學習大乘佛法對現代人的利益

（摘自印順導師著作）

釋貫藏 敬編 2017.7

目次

一、契理契機的大乘佛法——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.....1
二、學佛三要（三心）.....5
（一）人類的三特勝——唯人能學佛成佛.....5
1.人有三特德勝諸天，人間苦樂參半正好修行.....5
2.人的三特勝，是佛性在人性中特別發達.....7
（二）大乘三心.....7
三、初學的凡夫菩薩——十善菩薩.....9
四、般若（解脫道）與慈悲（菩薩道）同基於緣起的正覺.....15
五、四無量（四梵住）通無漏.....17
六、「三法印」即是「一法印」.....18
七、不離世間而出世間——「生死與涅槃的實際」無差別.....19

——本文[1]——

一、 契理契機的大乘佛法——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

【1/6】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7 ~ p.22：

一 人間佛教的展開

契理與契機：…〔中略〕…現在所揭示的人間佛教，既重契機，又重契理。

就契機方面說：著重人間正行，是最適合現代的需要，而中國又素來重視人事。…〔中略〕…總之，人間佛教的時機適應性，確是引起各方面的重視了。

人間佛教不但契應時機，更是契合於佛法的深義，大家應努力來弘揚！

人生與人間：太虛大師在民國十四五年，提出了「人生佛教」。在抗戰期間，還編成一部專書——《人生佛教》。**大師以為：人間佛教不如人生佛教的意義好。**他的倡導「人生佛教」，有兩個意思：**一、對治的：**因為中國的佛教末流，一向重視於——一死，二鬼，引出無邊流弊。大師為了糾正他，所以主張不重死而重生，不重鬼而重人。**以人生對治死鬼的佛教，所以以人生為名。**

佛法的重心，當然是了生死，成佛道。但中國佛弟子，由了生死而變成了專門了死。…〔中略〕…大師曾為此寫了〈生活與生死〉一文，認為佛教的本義，是解決生活，在生活

[1]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2、印順導師原文，若為編者所略部分，以「…〔中略〕(或〔下略〕)…」表示。
3、文中「上標編號」，為編者所加。
4、註腳引文，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。
5、印順導師原文中，括號內的數字，如「(1.001)」，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。

問題的解決中，死的問題也就跟著解決了。

其實，佛教的了生死，並沒有錯。生死是生死死生，生生不已的洪流，包含了從生到死，從死到生的一切。解決這生生不已的大問題，名為了脫生死。**如不能了生，那裡能了死！這那裡可以偏重於死而忽略於生！**

中國學佛者，由於重視了死，也就重視了鬼。…〔中略〕…為對治這一類「鬼本」的謬見，特提倡「人本」來糾正他。孔子說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，儒家還重視人生，何況以人本為中心的佛教！大師的重視人生，實含有對治的深義。

二、顯正的：大師從佛教的根本去了解，時代的適應去了解，認為應重視現實的人生。「依著人乘正法，先修成完善的人格，保持人乘的業報，方是時代所需，尤為我國的情形所宜。由此向上增進，乃可進趣大乘行。使世界人類的人性不失，且成為完善美滿的人間。有了完善的人生為所依，進一步的使人們去修佛法所重的大乘菩薩行果」(〈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〉)。**大師曾說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」(〈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〉)。即人生而成佛，顯出了大師「人生佛教」的本意。**

人生佛教是極好了，為什麼有些人要提倡人間佛教呢？約顯正方面說，大致相近；**而在對治方面，覺得更有極重要的理由。**

人在五趣中的位置，恰好是在中間。在人的上面有天堂；下面有地獄；餓鬼與畜生，可說在人間的旁邊，而也可通於上下。…〔中略〕…

佛教是宗教，有五趣說，如不能重視人間，那麼〔1〕如重視鬼、畜一邊，會變為著重於鬼與死亡的，近於鬼教。〔2〕如著重羨慕那天神（仙、鬼）一邊，即使修行學佛，也會成為著重於神與永生（長壽、長生）的，近於神教。〔3〕神、鬼的可分而不可分，即會變成又神又鬼的，神化、巫化了的佛教。

這不但中國流於死鬼的偏向，印度後期的佛教，也流於天神的混濫。如印度的後期佛教，背棄了佛教的真義，不以人為本而以天為本（初重於一神傾向的梵天，後來重於泛神傾向的帝釋天），使佛法受到非常的變化。所以特提「人間」二字來對治他：這不但對治了偏於死亡與鬼，同時也對治了偏於神與永生。

真正的佛教，是人間的，唯有人間的佛教，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。所以，我們應繼承「人生佛教」的真義，來發揚人間的佛教。我們首先應記著：在無邊佛法中，**人間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，究竟徹底而又最適應現代機宜的。**切勿誤解為人乘法！

【2/6】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5：

〔1〕**佛陀是人間的，**我們要遠離擬想，理解佛在人間的確實性，確立起人間正見的佛陀觀。〔2〕**佛是即人而成佛的，**所以要遠離俗見，要探索佛陀的佛格，而作面見佛陀的體驗，也就是把握出世（不是天上）正見的佛陀觀。**這兩者的融然無礙，是佛陀觀的真相。**

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中，如果說有依人乘而發趣的大乘，有依天乘而發趣的大乘，那麼人間成佛與天上成佛，就是明顯的分界線。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，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。**人間佛教的信仰者，不是人間，就是天上，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。請熟誦佛**

陀的聖教，樹立你正確的佛陀觀：「諸佛世尊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」！

【3/6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48 ~ p.50：
這裏略述**『人間佛教要略』**的含義。

一、「論題核心」，是「人，菩薩，佛——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，由學菩薩行圓滿而成佛」。

從人而發菩薩心，〔1〕應該認清自己是**「具煩惱身」（久修再來者例外）**，不可裝腔作勢，眩惑神奇。〔2〕要**「悲心增上」**，人而進修菩薩行的，**正信正見以外，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業，以護法利生。**

二、「理論原則」是：

〔1〕**「法與律合一」。**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，是「佛法」化世的根本原則。重法而輕律，即使心在入世利他，也只是個人自由主義者。

〔2〕**「緣起與空性的統一」：**這是**「緣起甚深」與「涅槃甚深」的統一**，是大乘法，尤其是龍樹論的特色。

〔3〕**「自利與利他的統一」：發心利他，不應忽略自己身心的淨化，否則「未能自度，焉能度人」？**所以**為了要利益眾生，一定要廣學一切，淨化身心（如發願服務人群，而在學校中努力學習一樣）；**廣學一切，只是為了利益眾生。不為自己利益著想，以悲心而學而行，那所作世間的正業，就是菩薩行。

三、「時代傾向」：[2]

〔1〕現在是**「青年時代」**，少壯的青年，漸演化為社會中心，所以要重視青年的佛教。這不是說老人不能學菩薩行，而是說應該重視少壯的歸信。**適應少壯的佛教，必然的重於利他。人菩薩行的大乘法，是適應少壯唯一契機的法門。[3]**

〔2〕現在是**「處世時代」**：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，佛與弟子，經常的「遊化人間」。就是住在山林，為了乞食，每天都要進入村落城邑，與人相接觸而隨緣弘化。修菩薩行的，應該作利益人類的事業，傳播法音，**在不離世事，不離眾生的原則下，淨化自己，覺悟自己。[4]**

---

[2]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94：
〔1〕眾生根機無量，絕不能用機械劃一的方法去攝受，所以經上說：「如來不得作一定說」；「雖有五部，不妨如來法界」。**〔2〕但從時代風尚這一點說，就不妨側重某一系，更為時眾需要的法門。**〔A〕釋尊出世時，印度沉浸在苦行的空氣中，初期佛教的謹嚴、頭陀行、無常厭離的思想，自然是當機的。〔B〕印度教復興以後，後期佛教適應吠檀多哲學的梵我論、真常、唯心、因樂得樂，自然會風行一時。
〔1〕因根性的眾多，所以不必偏廢；〔2〕但時代思潮的適應，絕不容漠視。

[3]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15：
了生死，當然還是佛法的一大事，但修學大乘，要以「利他為先」。適應廣大的青年群，人菩薩為本的大乘法，是唯一契機的了！

[4]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16 ~ p.118：
處世時代：現代的又一傾向，是處世的。佛法中，〔1〕人天乘是戀世的，耽戀著世間欲樂，沒有出世解脫的意向。〔2〕小乘與人天法相反，視「三界如牢獄，生死如冤家」，急切地發厭離心，求證解脫。…〔中略〕…〔3〕大乘菩薩可不同了，菩薩是出世而又入世，所謂「以出世精神，作入世事業」。大乘法中，在家菩薩占絕大多數。在家菩薩常在通都大邑，人煙稠密的地方，利益眾生，弘通佛法。如《華嚴經・

〔3〕現在是**「集體（組織）時代」**：摩訶迦葉修頭陀行，釋尊曾勸他回僧伽中住；優波離想獨處修行，釋尊要他住在僧中；釋尊自己是「佛在僧數」的。**佛法是以集體生活來完成自己，正法久住的，與中國人所說的隱遁，是根本不同的。**適應現代，不但出家的僧伽，要更合理（更合於佛意）化，在家弟子學修菩薩行的，也應以健全的組織來從事利他而自利（不是為個人謀取名位權利）。

四、「修持心要」：

菩薩行應**以信、智、悲為心要，依此而修有利於他的，一切都是菩薩行。**我曾特地寫了一篇**『學佛三要』，三要是信願（大乘是「願菩提心」），慈悲，（依緣起而勝解空性的）智慧。**

〔1〕「有信無智長愚癡，有智無信長邪見」；〔2〕〔A〕如信與智增上而悲心不足，就是二乘；〔B〕如信與慧不足，雖以慈悲心而廣作利生善業，不免是「敗壞菩薩」（修學菩薩而失敗了）。**所以在人間而修菩薩行的，此三德是不可偏廢的！**

【4/6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1 ~ p.4：
我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，本著一項信念，不斷的探究，從全體佛法中，抉擇出我所要弘揚的法門；涉及的範圍廣了些，我所要弘揚的宗趣，反而使讀者迷惘了！

其實我的思想，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寫的『印度之佛教』「自序」，就說得很明白：**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」！**我不是復古的，也決不是創新的，是主張**不違反佛法的本質，從適應現實中，振興純正的佛法。**

所以三十八年完成的『佛法概論』「自序」就這樣說：「深深的覺得，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真諦的。大乘佛法的應運而興，……確有他獨到的長處。……宏通佛法，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，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。……**著重於舊有的抉發，希望能刺透兩邊（不偏於大小，而能通於大小），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，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」！**

——這是我所深信的，也就是我所要弘揚的佛法。

入法界品》，《維摩詰經》，菩薩《本生談》，都顯著地記載那在家菩薩，在社會上現身說法的種種情形。大乘菩薩道的偉大，全從入世精神中表達出來。菩薩為大悲願力所激發，抱著跳火坑、入地獄、救濟眾生的堅強志願。與人天的戀世不同，與小乘的出世也不相同。

菩薩入世的作風，在現代戀世的常人看來，非常親切，要比二乘的自了出世好得多！近代由於物質文明的發達，由「縱我制物」，而發展到「徇物制我」。迷戀世間物欲的風氣特別強，壓倒了少欲知足，恬澹靜退的人生觀。**此時而以人天法來教化，等於以水洗水，永無出路。如以小乘法來教化，又是格格不入。唯有大乘法——以出世心來作入世事，同時就從入世法中，攝化眾生向出世，做到出世與入世的無礙。**

菩薩行的深入人間各階層，表顯了菩薩的偉大，出世又入世，崇高又平常。也就因此，什麼人都可漸次修學，上求佛道。

時代傾向於戀世，唯有大乘的入世，才能吻合現代的根機，引發廣泛的同情，而漸化貪瞋的毒根。…〔中略〕…**其實，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，佛與弟子，不是經常的「遊化人間」嗎？**大乘是適合人類的特法，只要有人住的地方，不問都會、市鎮、鄉村，修菩薩行的，就應該到處去作種種利人事業，傳播大乘法音。**在不離世事，不離眾生的情況下，淨化自己，覺悟自己。**

…〔中略〕…而佛教思想史的探究，不是一般的學問，而是**「探其宗本，明其流變，抉擇而洗鍊之」，使佛法能成為適應時代，有益人類身心的，「人類為本」的佛法。**

【5/6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17 ~ p.18：

探求印度佛教史實，而作五期、四期、三期，及「大乘佛法」三系的分判，與我國古德的教判相通，但**抉擇取捨不同，因為我是從歷史觀點而論判的。**

印度佛教的創始到衰滅，「凡經五期之演變；若取喻人之一生，則如誕生、童年、少壯、漸衰而老死也」(『印度之佛教』)。在『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』「自序」，說得更明白些：「印度佛教的興起、發展又衰落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真、少壯而衰老。童真，充滿活力，是可稱讚的，但童真而進入壯年，不是更有意義嗎？壯年而不知珍攝，轉眼衰老了。老年經驗多，知識豐富，表示成熟嗎？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。**所以我不說愈古愈真，更不同情於愈後愈圓滿，愈究竟的見解**」。

在印度佛教興滅的過程中，明顯的見到：佛教興起於中印度的東部；漸從中印度而擴展到南印與北印（及東西印度），更發展到印度以外，而有南傳與北傳佛教的傳播。但西元四世紀以後，北印與南印的佛教日漸衰落，萎縮到中東印度，最後因印度教與回教的入侵而滅亡。衰滅，固然有外來的因素，但發展與衰落，應有佛教自身內在的主因，正如老人的終於死亡，主因是身心的日漸老化一樣。

所以我尊重（童真般的）「佛法」，也讚揚（少壯般的）初期的「大乘佛法」，而作出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法之行解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」的結論。

【6/6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69 ~ p.70：

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（**非「鬼化」**的人生佛教），而想進一步的（**非「天化」**的）給以理論的證明。

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，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；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，而讚揚**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，這是適應現代，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！**

現在，我的身體衰老了，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（佛教）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！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！

二、 學佛三要（三心）

（一） 人類的三特勝——唯人能學佛成佛

1. 人有三特德勝諸天，人間苦樂參半正好修行

【1/2】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52 ~ p.55：

人類的特勝　五趣中，**平常以為天上最好**，地獄最苦，這是一般宗教的傳統見識。怕墮地獄，求生天國，是他們共同的要求。**佛法獨到的見地，卻以為人間最好**。…〔中略〕…

成佛，是體悟真理，實現自由。佛陀說法，即是宣揚此真理與自由之光。**真理與自由，是天國所沒有的，有的只是物欲與定樂。諸天是享樂主義者，不能警覺世間的苦難，**

不能策發向上，所以惟有墮落，不能獲得真理與自由。…〔中略〕…我們如不但為了追求五欲，還有更高的理想，提高道德，發展智慧，完成自由，**那就惟有在人間才有可能，所以說「人身難得」**。

佛陀何以必須出在人間？人間有什麼特勝？這可以分為四點來說：

一、環境：…〔中略〕…太樂太苦，均不易受行佛法，唯有苦樂參半的人間，知苦而能厭苦，有時間去考慮參究，才是體悟真理與實現自由的道場。

二、慚愧：…〔中略〕…**慚愧是自顧不足，要求改善的向上心；依於尊重真理——法，尊重自己，尊重世間的法制公意，向「輕拒暴惡」，「崇重賢善」而前進**。這是**道德的向上心，能息除煩惱眾惡的動力**，為人類所以為人的特色之一。

三、智慧：三惡趣是缺少智慧的，都**依賴生得的本能而動作**。人卻能**從經驗的記憶中，啟發抉擇、量度等慧力**，能設法解決問題。**不但有世俗智**，相對的改善環境、身心，**而且有更高的智慧**，探求人生的秘奧，到達徹底的解脫。**人間的環境，苦樂兼半，可以從經驗中發揮出高尚的智慧。如不粗不細的石頭，能磨出鋒利的刀劍一樣。**

四、堅忍：…〔中略〕…這世間的人，能忍受極大的苦難，為了達到某一目的，犧牲在所不惜，非達到目的不可。這雖也可以應用於作惡，但如以佛法引導，使之趨向自利利他的善業，即可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直達圓滿至善的境地。

這四者，環境是從人的環境說；後三者，是從人的特性說。

【2/2】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88 ~ p.94：

一、憶念（末那沙）勝：…〔中略〕…但人類的生得慧，經過學習發達成高深的智力。其他動物，**從加行而起的智力，雖也多少有一些，但比起人來，是太微渺了**。…〔中略〕…

二、梵行勝：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有人說：樹也知道傾向光明；狗子也會對主人表示殷勤，負責守護。然人是不同的！…〔中略〕…〔1〕其他的眾生，**從本能所發，而不能不如此作**，所以墮落不深，…〔中略〕…〔2〕人**有自覺的道德意識**，知慚知愧，也有故意作惡，無慚無愧。所以人——特別是學佛法的，**墮落也墮得重，上進也上進得徹底。墮落後可生起向善離惡的力量，悔改自拔，也是人類的特色**。

有以為：天空的行雁齊齊整整的排成人字或一字，說這是雁的（知序）道德。狗會守門，說是狗的（有義）道德。〔1〕不知道德是**重於自覺的，可以不這樣作，而覺得非這樣作不可，這才是道德的價值——或不道德的**。〔2〕良好的習慣，只可說是道德的成果而已。如天國的良善勝於人間，但這還不免墮落多於勝進，因為**自然而然的如此行去，也算不得崇高的德行**。…〔中略〕…

三、勇猛勝：…〔中略〕…〔1〕牛、馬，也是能耐苦的。但那是**受到人類的控制**，頸上架了軛，身上挨著鞭策，這才會忍苦去工作，如沒有人管制牠，牠是會躺在田塍休息的。

〔2〕人類，雖也受有生活的逼迫，但每能**出於自發的，覺得自己應這樣做的，即奮力去做成**。

2. 人的三特勝，是佛性在人性中特別發達

【1/3】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87 ~ p.97：

現在所說的人性，**除卻**與眾生類同的人的眾生性，[5]與佛類同的人的佛性，**而正明人所特勝的人性。**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**人性中，也含攝得一分佛性；將這分佛性擴充、淨化，即能與佛同等**。怎樣是佛？概略的說具足三事：**大智、大悲、大雄。**…〔中略〕…

佛性是佛的性德，**人的佛性，即人類特性中，可以引發而向佛的可能性。**說人有佛性，如說木中有火性一樣，並非木中已有了火光與熱力的發射出來。據人而說，**人性當然還不是佛性，不過可能發展成佛的性德而已。**不妨比喻說：一般眾生性，如**芽**；人性如**含苞**了；修菩薩行而成佛，如**開花而結實**。

不過，眾生與人性中，含有一分迷昧的、不淨的、繫縛的，以迷執的情識為本，所以雖有菩薩性佛性的可能，而終於不能徹底。…〔中略〕…**人類學佛，只是依於人的立場，善用人的特性，不礙人間正行，而趨向於佛性的完成**。

【2/3】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31 ~ p.133：

二　唯人為能學佛

一、人類的特勝：一般來說，**人雖自尊心極強，卻都看輕自己，覺得自己太渺小，不肯擔當大事，為最高理想而努力**。這是頂錯誤的，其實**人是頂有意義**的。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**因人有三種特勝，所以佛特地在人世成佛，教化人類，向佛學習。**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經說佛性有四種功德，就是智慧、慈悲、信樂、三昧。德行通於慈悲，信樂必有精進，所以**人的三特勝，也就是佛性四德中的三德，在人身中特別發達**。…〔中略〕…**佛性功德，人身最為發達，所以人才能學佛成佛**。

【3/3】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4 ~ p.15：

釋尊是人而佛，佛而人的。人類在經驗中，迫得不滿現實而又著重現實，要求超脫而又無法超脫。重視現實者，每缺乏崇高的理想，甚至以為除了實利，一切是無謂的遊戲。而傾向超脫者，又離開現實或者隱遁，或者寄託在未來，他方。

崇高的超脫，平淡的現實，不能和諧合一，確是人間的痛事。到釋尊即人成佛，才把這二者合一。由於佛性是人性的淨化究竟，所以人人可以即人成佛，到達「一切眾生皆成佛道」的結論。

（二） 大乘三心

【1/2】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72 ~ p.275：

菩薩之所乘，菩提心相應，慈悲為上首，空慧是方便。依此三要門，善修一切行；一切

[5]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75 ~ p.79：

同是眾生，眾生即有眾生的通性。今略舉三點說：一、依經說：**「一切眾生皆依食住」**。…〔中略〕…

二、**「一切眾生皆以愛欲而正性命」**，…〔中略〕…

三、**自我感**，也是一切眾生所共有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
行皆入，成佛之一乘。

…〔中略〕…**說到菩薩的正行，就要先論到菩薩行所不可少的要素。**聲聞乘與緣覺乘，是通於因果的。但大乘中，重於因行的，名菩薩乘；重於果德的，名佛乘。因圓果滿，為大乘法的全體。現在從成佛之道——因行來說，大乘是「菩薩」「所乘」的法門；依此法門，從凡夫地而趣入大菩提，也叫一切智海。

菩薩行中，不論修持什麼，有必不可少的三要則。例如布施，一、要與「菩提心相應」，就是為了上求下化的志願而布施。二、施時要以「慈悲」心「為上首」，為先導，就是從慈悲心而引發布施。三、法「空慧是方便」，方便是善巧的別名。如不著施者，受者，所施的物件，名為有方便。如沒有法空慧，著相布施，名為不善巧，無方便，不能出離生死，而趣向一切智海。可以說：**菩提心是志願所在，慈悲心是動機，法空慧是做事的技巧。**

如「依此三要門」為本，「善」巧的「修」習「一切行」：世間善法的五戒，十善，三福業也好；出世善法的四諦，緣起，三學，八正道，三十七道品也好；大乘法的六度，四攝，百八三昧，四十二字門等也好：這「一切行皆」就歸「入」於「成佛之」道的「一乘」法了。簡單地說：**有了這三心，一切善行都是大乘法；如離了這三心，或缺少了，什麼也不是成佛的法門了。**

《大般若經》說到菩薩的修行時，總是說：**『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由無所得而為方便』(5.023)；這就是本文所說的三心。**…〔中略〕…在大乘法中，這三者是同等的重要，不可或少的。但大乘經是各有所宗重的，或特重菩提心，或特重大悲心，或特重般若的都無所得；每把他說作首要的。這是依所宗要而巧說，其實這三者，初學是可以偏重而不可偏廢的。

這三心是大乘的通行，正與儒者的三達德——智、仁、勇一樣。**這本是人類的特勝：憶念勝，梵行勝，堅忍勝；也就是理智的，情感的，意志的特勝。**

重於人乘正行的儒者，也就揭示了人乘通德的智、仁、勇。**大乘法，本是著重依人乘而直入佛道的，所以也就揭示了：究竟無上的志願——菩提心；普遍平等的同情——慈悲；徹法源底的智慧——空慧，為大乘行必備的通德。**

因此，大乘法行，就是**使人類特勝的德性淨化（俗稱昇華），使他融和進展而到達完成。成佛時，菩提心成法身德，慈悲心成解脫德，法空慧成般若德。如來的三德秘藏，不是別的，只是人生德行的最高完成。**

大乘的真義，與帶有隱遁傾向的小乘行，帶有神秘氣息的天乘行，是不大相同的。大乘的真義，實是人生的趣向於究竟，『即人成佛』的法門。

【2/2】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66 ~ p.68：
佛法決非萬別千差，而是可以三句義來統攝的，統攝而會歸於一道的。不但一大乘如此，五乘與三乘也如此。所以今稱之為「學佛三要」，即學佛的三大心要，或統攝一切學佛法門的三大綱要。

什麼是三要？如《大般若經》說：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」。《大般若經》著重於廣明菩薩的學行。**菩薩應該遍學一切法門，而一切法門（不外乎修福修慧），都要依此三句義來修學。一切依此而學；一切修學，也是為了圓滿成就此三德。**所以，這實在是菩薩學行的肝心！古人說得好：「失之則八萬法藏冥若夜遊，得之則十二部經如對白日」。

…〔中略〕…這三句是菩提願，大悲心，性空慧，為菩薩道的真實內容，菩薩所以成為菩薩的真實功德！

〔1〕從菩薩學行的**特勝**說，大菩提願，大慈悲心，大般若慧，是超過一切人天二乘的。

〔2〕然從**含攝一切善法**說，…〔中略〕…**從對境所起的心行來說，非常不同；如從心行的性質來說，這不外乎信願、慈悲、智慧。**

所以菩薩行的三大宗要，**超勝一切，又含容得世出世間一切善法，會歸於一菩薩行。**

法體	人天行	二乘行	菩薩行
信願	希聖希天	出離心	菩提願
慈悲	眾生緣慈	法緣慈	慈悲心
智慧	世俗智慧	偏眞智慧	般若智

我們發心學佛，不論在家出家，都要從菩薩心行去修學，學菩薩才能成佛。**菩薩行的真實功德，是所說的三大心要。**我們應反省自問：我修習了沒有？我向這三方面去修學沒有？如沒有也算修學大乘的菩薩嗎？我們要自己警策自己，向菩薩看齊！

三、 初學的凡夫菩薩——十善菩薩

【1/12】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a3 ~ p.a4：

如來說法，總是先說『端正法』——布施，持戒，離欲生天（定）。然後對有出世可能的，授以出世法門。

由於佛法的重心在出世（出世是勝過世間一般的意思），所以〔1〕集經者，對於佛的「端正法」，總是略而不詳。〔2〕古典阿毘曇，還以五戒為首，而後起的阿毘曇，也就不見了。〔3〕**這種以二乘法為本的傾向，宗喀巴大師也不能免，所以他說的共下士法，把「念死」作為入道的要門。其實，不念死，未嘗不能熏修人天善業。這樣的下士道，雖順於厭離的二乘，但不一定順於悲濟的大乘道。**

對於這，虛大師深入佛乘，獨具隻眼，揭示了**如來出世的真實意趣——教導人類，由人生而直趣佛道。所以著重熏修十善正行，不廢世間資生事業，依人乘正行而趣向佛乘，而不以厭離（如念死）為初學的法門。人乘正行而趣向佛道，也就是攝得五乘共法，三乘共法功德而趣入佛道。**…〔下略〕…

【2/12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57 ~ p.61：

修學**人間佛教——人菩薩行，以三心為基本，三心是大乘信願——菩提心，大悲心，空性見。**…〔中略〕…三、空性見，**空性是緣起的空性。**〔1〕**初學，應於緣起得世間正見：知**

有善惡，有因果，有業報，有凡聖。[2] **進一步，知道世間一切是緣起的，生死是緣起的生死。有因有緣而生死苦集（起），有因有緣而生死苦滅**。…〔中略〕…菩提心，大悲心，空性見——三者是修菩薩行所必備的，**切勿高推聖境，要從切近處學習起！**我曾寫有**『菩提心的修習次第』，『慈悲為佛法宗本』，『自利與利他』，『慧學概說』**等短篇。

依三心而修行，一切都是菩薩行。**初修菩薩行的，經說「十善菩薩發大心」。**…〔中略〕…**這十善，如依三心而修，就是「十善菩薩」行了。**

或者覺得：這是重於私德的，沒有為人類謀幸福的積極態度，這是誤會了！**佛法是宗教的，不重視自己身心的淨化，那是自救不了，焉能度人！**

經上說：**「未能自度先度他，菩薩於此初發心」**。怎樣的先度他呢？如有福國利民的抱負，自己卻沒有學識，或生活糜爛，或一意孤行，他能達成偉大的抱負嗎？所以**菩薩發心，當然以「利他為先」，這是崇高的理想；要達成利他目的，不能不淨化自己身心。這就是理想要高，而實行要從切近處做起。**菩薩在堅定菩提，長養慈悲心，勝解緣起空性的正見中，淨化身心，日漸進步。

這不是說要自己解脫了，成了大菩薩，成了佛再來利他，而是在自身的進修中，「隨分隨力」的從事利他，不斷進修，自身的福德、智慧漸大，利他的力量也越大，這是初學菩薩行者應有的認識。

【3/12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 p.63：
但從事於或慧或福的利他菩薩行，先應要求自身在佛法中的充實，以三心而行十善為基礎。否則，弘化也好，慈濟也好，上也者只是世間的善行，佛法（與世學混淆）的真義越來越稀薄了！下也者是「泥菩薩過河」（不見了），引起佛教的不良副作用。**總之，菩薩發心利他，要站穩自己的腳跟才得！**

【4/12】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75 ~ p.277：
菩薩之學處，十善行為本，攝為三聚戒，七眾所通行。

…〔中略〕…

比丘戒名比丘學處，菩薩戒名菩薩學處。說到菩薩戒，是以「十善行為」根「本」的。

不但菩薩初學，從十善學起，名為十善菩薩。如說：『十善菩薩發大心，長別三界苦輪海』(5.029)。就是大地菩薩，也就是十善正行的深廣實踐。除身語的正行清淨外，如不邪見而得甚深的正慧，不瞋恚而具廣大的慈悲，不貪欲而成無量三摩地。

現從菩薩戒來說，就是十善正行，不過**從善行的不同意義，總「攝為三聚」淨「戒」：一、從離惡防非來說，名律儀戒；二、從廣集一切善行來說，名攝善法戒；三、從利益救濟一切眾生來說，名饒益有情戒。**總之，菩薩的戒行，是**無惡不除，無善不行，無一眾生而不加利濟的。**

…〔下略〕…

【5/12】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38 ~ p.141：

不要只記著大菩薩，覺到我們不能學。在學校裡，由幼稚園一直學到研究院；菩薩也是由初發心菩薩學到大菩薩。現在講**最初修學的初心菩薩，與我們凡夫心境相近，切實易學。**

一、大悲為菩薩發心——菩薩發心，當然包含了信願、智慧，而重心在大悲心。有大悲心而後想成佛度眾生的，就是菩薩。上面講過，成佛，如沒有慈悲心是不能達到的。就是能參究絕對真理，如沒有大悲心，也還是落於小乘。所以菩薩的最要處，便是大悲心，見眾生苦，好像是自己的苦痛，想方法去救度他們，才是菩薩心、佛種子。發心，是立志，時時起慈悲心，立下大志願，不會忘失。此心發起，堅決不退，便登菩薩位。

修發大悲心，方法很多，佛法裡有「自他相易」法，把自己想作別人，把別人想作自己，這麼一下，大悲心自然會發生起來。試問大家：心裡頂愛的是什麼？你們一定回答是父母、夫妻、朋友、國家、民族。其實，佛說「愛莫過於己」。父母等，凡是沒有損到自己利益的，當然能愛，否則就什麼都不愛了。**大家都以私心為愛自己而愛一切，假使能想到別人的苦痛，等於自己的苦；不但愛人如己，而且以自己為他人，不專從自己著想，那才是真愛、真慈悲。自身有苦，誰也巴不得馬上去掉他。別人的苦等於自己，怎能不動悲心，設法解除眾生苦痛呢！能有這種觀念，大悲心自然生起來。**

大悲心發生，立願成佛度眾生，就是菩薩了。所以初學菩薩，並不一定有神通，或者身相莊嚴。**但是單單立志發心，還不夠，必須以正行去充實他。**

二、十善為菩薩正行：菩薩與凡人的分別，是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。以菩提心去行十善行，是初學的菩薩，叫十善菩薩。**十善，就是對治十惡的十種善行。**〔1〕不殺生就是愛護生命。〔2〕不偷盜是不要非法得財，進而能施捨。〔3〕不邪淫是不要非禮。〔4〕不妄語是不說謊。〔5〕不兩舌是不挑撥是非，破壞他人的和合。〔6〕不惡口是不說麤話罵人譏諷人，說不對也得好好說，不可說尖酸刻薄話。〔7〕綺語是說得好聽，而能引起殺、盜、淫、妄種種罪惡，就是誨盜、誨殺、誨淫的邪說，或者毫無意義，浪費時間。不綺語，是要說那些對世道人心有好處的話。〔8〕不貪是應得多少就得多少，知足、少欲，不是自己的，不要妄想據為己有。〔9〕**不瞋恨是有慈心，不鬥爭。**〔10〕不邪見是學佛的要有**正見，要相信善惡因果，前生後世，生死輪迴，聖人境界——阿羅漢、菩薩、佛能了生死。**不要起邪知邪見，以為人死了就完了。[6]

十善菩薩，是初心菩薩，發大悲為主的大菩提心，要成佛度眾生，依這十種善行去修學，可說人人能學。如說不會做，那一定是自己看輕自己。佛法說：人，要有健全的人格，就得從五戒、十善做起，**十善便是人生的正行**。如有崇高道德，能行十善，缺少大悲心，

---

[6]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67 ~ p.80：

佛說的**世間正見**，經中說有一定的文句，現在略分為四類。**一、正見有善有惡。**…〔中略〕…

二、正見有業有報。…〔中略〕…

三、正見有前生，有後世。…〔中略〕…

四、正見有凡夫，有聖人。能正見有善惡，業報，前生後世，雖然是難得的，但如不信聖者解脫的自在境地，那人生可真苦了！五趣流轉，生死死生，一直這樣的升沈下去，這幕演不完的人生悲劇，如何得了！人生，決不是這樣無希望的；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，才能向上邁進，衝破黑暗而開拓無邊的光明。所以還要正見有凡夫，有聖人。

還只是世間的聖人，人中的君子。**佛法就不同了，十善正行，是以發大悲心為主的菩提心為引導的，所以即成為從人到成佛的第一步。**

大家以佛為理想，發菩提心，修十善行。此外，如懺悔、發願、禮佛、念佛以外，還要熱心注重護法，把佛法當作自己的生命，不要以為我學佛就好了。如佛法受到損害，受到摧殘，應為了自己的信仰，眾生的慧命來護持。菩薩應行的甚多，現在不能廣說。

最後我希望大家，開始學這大乘的第一步，作一菩薩幼稚生，從發大悲心，修十善行學起。

【6/12】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02 ~ p.104：

凡夫菩薩：十善，本是人乘的正法。初學菩薩而著重於十善業，即以人身學菩薩道的正宗。太虛大師宣說的「人生佛教」，即著重於此。大師平時，坦白地說：我是凡夫而學修發菩薩心的。**以人間凡夫的立場，發心學菩薩行，略有兩點特徵：**

一、具煩惱身：凡夫是離不了煩惱的，這不能裝成聖人模樣，開口證悟，閉口解脫，要老老實實地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，發心依佛法去調御他，降伏他（慈航法師晚年，發願離淫欲心，也就是真實的佛子模樣）。有人說：如學佛的或出家大德，內心也充滿煩惱，這怎能使人歸敬呢！這些人把煩惱看得太輕易了。[1]依《大涅槃經》說：有四依菩薩，可以作為眾生的依止（師）。初依，即具足煩惱的初學發心者。初依菩薩，對佛法的根本理趣，有相當的正確體認；自己學修菩薩行，也能引導眾生來學。他雖沒有斷除煩惱，但能攝化眾生，向於煩惱所不染的境地，所以能為大眾作依止師。[2]聲聞法中也是這樣，四果聖者能斷煩惱，未斷未證的順解脫分，順抉擇分聲聞行者，一樣的能住持佛法，教化眾生，為人間福田。

凡依人身而學發菩提心，學修菩薩行，務要不誇高大，不眩神奇。如忽略凡夫身的煩惱覆蔽，智慧淺狹，一落裝腔作勢，那麼如非增上慢人（自以為然），即是無慚無愧的邪命。**依人身學菩薩行，應該循序漸進，起正知見，薄煩惱障，久積福德。久之，自會水到渠成，轉染成淨。**

二、悲心增上：初發菩薩心的，必有宏偉超邁的氣概。菩薩以利他為重，如還是一般人那樣的急於了生死，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，那無論他的信心怎樣堅固，行持怎樣精進，決非菩薩種姓。專重信願，與一般神教相近。專重修證，必定墮落小乘。**初發菩提心的，除正信正見以外，力行十善的利他事業，以護持佛法，救度眾生為重。經上說：「未能自度先度他，菩薩是故初發心」。**應以這樣的聖訓，時常激勵自己，向菩薩道前進。

有的人因誤解而生疑難：行十善，與人天乘有什麼差別？這二者，是大大不同的。**這裡所說的人間佛教，是菩薩道，具足正信正見，以慈悲利他為先。學發菩提心的，勝解一切法——身心、自他、依正，都是輾轉的緣起法；了知自他相依，而性相畢竟空。依據即空而有的緣起慧，引起平等普利一切的利他悲願，廣行十善，積集資糧。**這與人乘法，著重於偏狹的家庭，為自己的人天福報而修持，是根本不同的。

初學發菩提心的，了知世間是緣起的，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，互為六親眷屬。一切人類，於自己都展轉依存，有恩有德，所以修不殺不盜等十善行。**即此人間正行，化成悲智相**

應的菩薩法門，與自私的人天果報，完全不同。

這樣的人間佛教，是大乘道，從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；所以菩薩法不礙人生正行，而人生正行即是菩薩法門。以凡夫身來學菩薩行，向於佛道的，不會標榜神奇，也不會矜誇玄妙，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。

一切佛菩薩，都由此道修學而成，修學這樣的人本大乘法，如久修利根，不離此人間正行，自會超證直入。如一般初學的，循此修學，保證能不失人身，不礙大乘，這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！

【7/12】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200：

人間一切正行（種田種菜也不例外），都可以利益眾生，都是菩薩事業，都是攝化道場，都是成佛因行。…〔中略〕…

菩薩遍及各階層，不一定是暄赫的領導者。隨自己的能力，隨自己的智慧，隨自己的興趣，隨自己的事業，隨自己的環境：真能從悲心出發，但求有利於眾生，有利於佛教，那就無往而不是入世，無往而不是大乘！這所以菩薩人人可學。

如不論在家出家，男眾女眾，大家體佛陀的悲心，從悲願而引發力量：真誠、懇切，但求有利於人。**我相信：涓滴、洪流、微波、巨浪，終將匯成汪洋法海而莊嚴法界，實現大乘的究極理想於人間。**否則，根本既喪，什麼入世、出世，都只是戲論而已！

【8/12】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109 ~ p.112：

自利與利他的合一：世間的凡夫，不能有純粹的利他，一切都是從自己打算而來。專為私我打算，結果也不能有真正的自利。

然在佛法中，**聲聞乘重在斷煩惱，了生死，著重於自己身心的調治，稱為自利。**這在離繫縛，得解脫的立場來說，是不可非難的。聲聞乘著重身心的調伏，對人處事，決不專為私利而損他的。聲聞賢聖，一樣的持戒，愛物，教化眾生，這與凡夫的自私自利，根本不同。**大乘指斥他們為小乘自利，是說他過分著重自心煩惱的調伏，而忽略了積極的利他，不是說他有自私的損人行為。**

大乘道也不是不重視身心的調治（自利），只是著重利他，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進程中完成，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。凡夫學大乘道，以大悲心為動力，以普度眾生的悲心來廣學一切。經上說：「菩提所緣，緣苦眾生」。眾生受無量苦，菩薩起無量悲行，所以大乘道是「以大悲為上首」的。**然發心利他，並不忽略自己身心的調治，否則「未能自度，焉能度人」！如不解不行，不修不得佛法，既無智慧，又無能力，那怎能利他呢！**所以為了要度一切眾生，一定要廣學一切——戒定慧三學，六波羅蜜等。**如出發於悲心，那麼深山修禪，結七，掩關，也都是為了造就救度眾生的能力。所以菩薩的修學，與小乘的出發於自利不同，一切是為了利他。**[1]如為眾生，為人群服務，作種種事業，說種種法門，任勞任怨，捨己利人，是**直接的利他**。[2]修禪定，學經法等，是**間接的利他**。

菩薩是一切為了利他，所以對身內的、身外的一切，不把他看作一己私有的。一切功德，回向眾生，就是得了優越的果報，也願與大眾共其利益。老子所說的：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」，就與大乘的心行相近。事情做好了，不當作自己的；功德成就了，推向大眾

去。功德的回向一切眾生，便是大乘利他精神的表現。

菩薩的自利，從利他中得來，一切與利他行相應。如持戒，即不妨害眾生；習定而修慧發通，可以知根機而化濟眾生。大乘道的自利，不礙利他，反而從利他中去完成。

說到大乘道的自利利他，也不一定是艱難廣大的，隨分隨力的小事，也一樣是二利的實踐，只看你用心如何！如這塊小園地，執著為我所有的，我栽花，我種樹，我食用果實，這就是自私的行為。即使是物物交換，社會得其利益，也算不得真正的利他。大乘行者就不同了，不問這株樹栽下去，要多少年才開花，多少年才結果；不問自己是否老了，是否能享受他的花果；也不為自己的兒孫打算，或自己的徒弟著想。總之，如地而有空餘的，樹而於人有益的——花可以供人欣賞，枝葉可以乘涼，果可以供人摘了吃；或可以作藥，或可以作建材，那就去栽植他。但問是否於人有益，不為自己著想，這便是菩薩行了。

行菩薩道的，出發於利他，使利他的觀念與行為，逐漸擴大，不局限於個人、一家、一鄉等。凡是於眾生、於人類有利益的，不但能增長自己未來的功德果報，現生也能得社會的報酬。如上所說的小小利他功德，還能得現生與未來的自利，何況能提高向佛道的精進，擴大利他的事業，為眾生的究竟離苦得樂而修學呢！

所以**凡不為自己著想，存著利他的悲心，而作有利眾生的事，就是實踐菩薩行，趣向佛果了。自利利他，同時成就。**

【9/12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274 ~ p.275：

解了相互依存的緣起法，深信善行樂果，惡行苦果，通於三世的因果必然律，應該是學佛者所能有的信心。**善惡業果說，特點是：「自力創造非他力」，「機會均等非特殊」，「前途光明非絕望」，「善惡有報非不定」。**

善惡業果的深信者，確信基於正見而有的，「合理的行為，成為改善過去，開拓未來的力量」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「盡自己的努力以向上，不因現在的遭遇（不如意）而動搖離惡行善的決心」。**深信因果而應用於日常生活中，就能表顯出佛法的精神。**…〔中略〕…

正信三寶，深信因果，是學佛的基礎，所以惟有正信而汰除不純潔的迷信，佛法才能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。

【10/12】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9：

相信了佛法的業感緣起，[1]無論是世界穢淨，個人的成敗，都是以前的業力所招感，決不會怨天尤人。[2]業力是可以改進的，就從現在向善的方面做出，前途自然充滿了無限的光明，這是佛法為人的根本態度。

我人何以要行善，使個人獲得安樂，使世界趨於和平。這贊天地之化育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，所以佛法提倡平等觀，也就是人人皆可以成佛的道理。了解到這點，就可以明白人在宇宙間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。

【11/12】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312：

不要以為善行，僅是事上用功；要知事上的善行，是順於真如，而可以趣向於真性的。

依戒修定，因定得慧，依慧得解脫，即**由善行的漸次而來**。不然，直下的修慧，豈不省事！然而佛法並不如此。如沒有戒定等為基，勝義慧是不能成就的。**《大智度論》說：修布施可以薄一切煩惱。薄一切煩惱，即在一切善法的修集中；善增即惡薄，自然能歸順於真如。**

【12/12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66：
人心是**矛盾**的，說容易成佛，會覺得佛菩薩的不夠偉大；如說久劫修成呢，又覺得太難，不敢發心修學，所以經中要說些隨機的方便。

其實菩薩**真正發大心的，是不會計較這些的，只知道理想要崇高，行踐要從平實處做起。「隨分隨力」，盡力而行。**〔1〕修行漸深漸廣，那就在**「因果必然」的深信**中，只知耕耘，不問收穫，功到自然成就的。〔2〕如悲願深而得無生忍，那就體悟**不落時空數量**的涅槃甚深，還說什麼久成、速成呢？

四、 般若（解脫道）與慈悲（菩薩道）同基於緣起的正覺

【1/4】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a7 ~ p.a8：

智慧與慈悲，為佛法的宗本，而同基於緣起的正覺。

〔1〕**從智慧（真）說：一切是緣起的存在，展轉相依，剎那流變，即是無我的緣起。無我，即否定實在性及所含攝得的不變性與獨存性。**宇宙的一切，沒有這樣的存在，所以否認創造神，也應該否定絕對理性或絕對精神等形而上的任何實在自體。唯神、唯我、唯理、唯心，這些，都根源於錯覺——自性見的不同構想，本質並沒有差別。**緣起無我（空）的中觀，徹底否定這些，這才悟了一切是相對的，依存的，流變的存在。相對的存在——假有，為人類所能經驗到的，極無自性而宛然現前的不能想像有什麼實體，但也不能抹煞這現實的一切。**

〔2〕**從德行（善）說：**緣起是無我的，人生為身心依存的相續流，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眾。佛法不否認相對的個性，而一般強烈的自我實在感——含攝得不變、獨存、主宰——即神我論者的自由意志，是根本錯誤，是思想與行為的罪惡根源。**否定這樣的自我中心的主宰欲，才能體貼得有情的同體平等，於一切行為中，消極的不害他，積極的救護他。**自私本質的神我論者，沒有為他的德行，什麼都不過為了自己。**唯有無我，才有慈悲，從身心相依、自他共存、物我互資的緣起正覺中，涌出無我的真情。**

真智慧與真慈悲，即緣起正覺的內容。

【2/4】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120 ~ p.123：

二 慈悲的根源

慈悲是佛法的根本；也可說與中國文化的仁愛，基督文化的博愛相同的。不過**佛法能直探慈悲的底裡，不再受創造神的迷妄，一般人的狹隘所拘蔽，而完滿地、深徹地體現出來。**依佛法說，**慈悲是契當事理所流露的，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。**這可從兩方面說：

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：世間的一切——物質、心識、生命，都不是獨立的，是相依

相成的緣起法。在依託種種因緣和合而成為現實的存在中，表現為個體的、獨立的活動，這猶如結成的網結一樣，實在是關係的存在。關係的存在，看來雖營為個體與獨立的活動，其實受著關係的決定，離了關係是不能存在的。世間的一切，本來如此；眾生，人類，也同樣的如此。所以**從這樣的緣起事實，而成為人生觀，即是無我的人生觀，互助的人生觀，知恩報恩的人生觀，也就是慈悲為本的人生觀。**[1]單依現生來說，…〔中略〕…人與人間，眾生間，是這樣的密切相關，自然會生起或多或少的同情。同情，依於共同意識，即覺得彼此間有一種關係，有一種共同；由此而有親愛的關切，生起與樂或拔苦的慈悲心行。這是現實人間所易於了解的。[2]如從生死的三世流轉來說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以來，都與自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，過著共同而密切的生活，都是我的父母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我的夫婦兒女。一切眾生，對我都有恩德——「父母恩」「眾生恩」「國家（王）恩」，「三寶恩」。所以從菩薩的心境看來，一切眾生，都「如父如母，如兄如弟，如姊如妹，和樂相向」。在佛的心境中，「等視眾生如羅[目侯]羅」（佛之子）。

這種共同意識，不是狹隘的家庭，國族，人類；更不是同一職業，同一階層，同一區域，同一學校，同一理想，同一宗教，或同一敵人。而是**從自他的展轉關係，而達到一切眾生的共同意識，因而發生利樂一切眾生（慈），救濟一切眾生（悲）的報恩心行。慈悲（仁、愛），為道德的根源，為道德的最高準繩，似乎神秘，而實是人心的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——關切的同情。**

再從緣起性的平等性來說：緣起法是重重關係，無限的差別。這些差別的現象，都不是獨立的、實體的存在。所以**從緣起法而深入到底裡，即通達一切法的無自性，而體現平等一如的法性。**這一味平等的法性，不是神，不是屬此屬彼，是一一緣起法的本性。

從這法性一如去了達緣起法時，不再單是相依相成的關切，而是進一步的無二無別的平等。大乘法說：眾生與佛平等，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，這都從這法性平等的現觀中得來。在這平等一如的心境中，當然發生「同體大悲」。有眾生在苦迫中，有眾生迷妄而還沒有成佛，這等於自己的苦迫，自身的功德不圓滿。大乘法中，慈悲利濟眾生的心行，盡未來際而不已，即由於此。

一切眾生，特別是人類，不但由於緣起相的相依共存而引發共同意識的仁慈，而且每每是**無意識地，直覺得對於眾生，對於人類的苦樂共同感。無論對自，無論對他，都有傾向於平等，傾向於和同，有著同一根源的直感與渴仰。這不是神在呼召我們，而是緣起法性的敞露於我們之前。我們雖不能體現他，但並不遠離他。**由於種種顛倒，種種拘蔽，種種局限，而完全莫名其妙，**但一種歪曲過的，透過自己意識妄想而再現的直覺，依舊透露出來。這是（歪曲了的）神教的根源，道德意識，慈悲精神的根源。**

慈悲，不是超人的、分外的，只是人心契當於事理真相的自然的流露。

【3/4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53 ~ p.54：
如佛世的質多長者，與比丘大德們論到四種三昧（或作「解脫」）——無量三昧，空三昧，無所有三昧，無相三昧。

無量三昧是慈、悲、喜、捨——四無量心。慈是給人喜樂，悲是解除人的苦惱，喜是見

人離苦得樂而歡喜，捨是怨親平等：**慈悲等是世間所說的道德意識了。但在離私我、離染愛——空於貪、瞋、癡來說，無量與空、無所有、無相三昧的智證解脫，卻是一致的，這是解脫心與道德心的不二。**

【4/4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56 ~ p.57：

「初期大乘」是菩薩道。菩薩道的開展，來自釋尊的本生談；「知滅而不證」（等於無生忍的不證實際）的持行者，可說是給以最有力的動力。

菩薩六度、四攝的大行，是在「一切法不生」，「一切法空」，「以無所得為方便」（空慧）而進行的。**不離「佛法」的解脫道——般若，只是悲心要強些，多為眾生著想，不急求速證而已。**

五、 四無量（四梵住）通無漏

【1/3】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137 ~ p.139：

中國的儒家，從佛法中得少許啟發，以為體見「仁體」，充滿生意，略與大乘的現證相近。**然儒者不能內向的徹證自我無性，心有限量（有此彼相），不可能與佛法並論。**

在體證法性的現觀中，《阿含經》中本有四名，實與四法印相契合。

無所有（無願）……諸行無常
無量……所受皆苦
空……諸法無我
無相……涅槃寂靜

無量三昧，是可以離欲的，與空、無相、無願的意義相同。

但在聲聞佛教的昂揚中，無量三昧是被遺忘了。不知道，〔一〕**無量即無限量，〔1〕向外諦觀時，慈悲喜捨，遍緣眾生而沒有限量，一切的一切，名為四無量定。〔2〕向內諦觀時，眾生的自性不可得，並無自他間的限量性。**〔二〕**所以無量三昧，即是緣起〔1〕相依相成的，〔2〕無自無他而平等的正觀。**〔三〕**通達自他的〔1〕相關性，〔2〕平等性，智與悲是融和而並無別異的。**

無量三昧的被遺忘，說明了聲聞佛教的偏頗。佛教的根本心髓——慈悲，被忽視，被隱沒，實為初期佛教的唯一不幸事件。到大乘佛教興起，才開顯出來。所以佛弟子的體證，**如契合佛的精神，決非偏枯的理智體驗，而是悲智融貫的實證。是絕待真理的體現，也是最高道德（無私的、平等的慈悲）的完成。唯有最高的道德——大慈悲，才能徹證真實而成為般若。所以說：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」。**

【2/3】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 p.27：

一般聲聞學者，都以為：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，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，是勝解——假想觀，所以是世間定。**但「量」是依局限性而來的，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，不起自他的分別，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。**

質多羅長者以為：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，是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空就是無量。**這一意義，在大乘所說的「無緣慈」中，才再度的表達出來。**

【3/3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56：

慈、悲、喜、捨三昧的修習，達到遍一切眾生而起，所以名為無量，與儒者的仁心普洽，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相近。但這還是世間的、共一般的道德，偉大的而不是究竟的；**偉大而究竟的無量三昧，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，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。**

六、「三法印」即是「一法印」

【1/2】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61 ~ p.164：

第二節 三法印與一法印

從無我中貫徹一切 本章的標題，是三大理性的統一。三者能不能統一？有的學者以為三法印中的諸行無常與涅槃寂靜，是相反的。因為凡是無常的，即是有為法，有為法是生、住、異、滅的。涅槃是無為法，無為是不生、不滅的。生滅的與不生滅的，如何統一？因此古來某些學派，為這二者的矛盾所困惱。看重無常，將涅槃看作無常以外的；重視涅槃常住的，又輕忽了無常。這樣，佛法的完整性，統一性，被破壞了。

其實三法印是綜貫相通的；**能統一三者的，即著重於三法印中的諸法無我印。諸法，通於有為與無為，從有為無為同是無我性去理解，即能將常與無常統一起來。**

諸法的無我性，可從緣起法去說明。緣起法本通兩方面說：一、流轉的因果相生，即是無常；二、還滅的因果寂滅，即是涅槃。所以緣起能貫徹這兩端；緣起是無我性的，無我也即能貫通這兩端了。

諸法的所以相生還滅，可以這樣的理解：**一切法因緣和合，所以能生；因緣離散，所以一切法歸於滅。看起來，似乎有什麼實體在那裡生滅，其實並沒有實自性的生滅。**如真是實有的，那也就用不著生了。如確乎是真實有，他也決不會滅。所以從一切法的相生還滅，理解他本來無自性空的，本來無我的。

這三印統一於空無我的思想，非常深徹，惟有佛的弟子，像舍利弗等才能完滿的通達。且拿佛《化迦旃延經》來說：迦旃延是佛弟子中「論議第一」的，佛為他說中道法：**世人依於二見，墮於有邊與無邊。佛說中道的緣起法，即不落二邊。**

〔1〕一般人見到法生，就起有見；見到法滅，就起無見。如常人見一朵花，以為實有此花體；等到花謝落，就以為什麼都沒有了。小孩從母胎出生，以為實有這個有情自體；等到死了，又以為什麼都沒有了。世間常人總是如此實有實無的倒見。〔2〕**佛說緣起法，就不同了。見到法的生起，知道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，此法的名、相、因、果都可以說有，因此而不起無見。見到法的滅去，知道是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，由此而不起有見。能離有無二見，就是安住於中道了。**

不解緣起本空，容易認為佛法是詭辯，為什麼常人會於生滅法起有無見，到了佛弟子，還是照樣的生滅，就不生有無見呢？不知道這因為〔1〕常人的心目中，總是認為真實不空的，所以見生見滅，即落於有見無見。〔2〕**學佛的了達一切法本是空無我的，一切現象的有生有滅，佛法並不否認他，現象確是有因果、體用的，現起與還滅的。但沒有一些是實在的、常住的、獨存的，僅是如幻的生滅而已。能把握這一點，就不落有無，正處中道了。**

無常與常的貫徹，即在這緣起的空無我中建立。照上面說，一切法都是緣起的，沒有真實性，所以生而不起有見，滅而不起無見，生滅都是緣起本空的。緣起法的歸於滅，說它是空，這不是因緣離散才是滅、是空，當諸法的生起時，存在時，由於了無自性可得，所以是如幻如化，空的、寂滅的。**從無我而深入的本空、本寂滅、本性不生不滅，即在這緣起的生滅無常中看出。生滅無常，即是空無我的；空無我即是不生不滅的；不生不滅即是生滅無常的。這樣，緣起法的本性空——無我，就貫徹三印了。**

〔1〕**一部分學者的誤會，即以為涅槃是要除滅什麼，如海中的波浪息滅，才能說是平靜一樣。因此，常與無常，生滅與不生滅，對立而不能統一。對於緣起法的流轉與還滅，也打成兩橛。**〔2〕要是從緣起無我的深義去了解，那麼法的生起是幻起，還滅是幻滅，生滅無常而本來空寂。**所以佛弟子的證得涅槃，不過是顯出諸法實相，還他個本來如是。**三法印，那裡是隔別對立而不可貫通呢？

【2/2】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65 ~ p.166：

三法印即是一法印　平常說：小乘三法印，大乘一實相印。這是似乎如此，而並不恰當的。《阿含經》與聲聞學者，確乎多說三法印；大乘經與大乘學者，也確乎多說一法印。**這三印與一印，好像是大乘、小乘截然不同的。其實，這不過多說而已。佛法本無大小，佛法的真理並沒有兩樣，也不應該有兩樣。**

無常、無我、寂滅，〔一〕**從緣起法相說，是可以差別的。**〔1〕豎觀諸法的延續性，念念生滅的變異，稱為無常。〔2〕橫觀諸法的相互依存，彼此相關而沒有自體，稱為無我。〔3〕從無常、無我的觀察，離一切戲論，深徹法性寂滅，無累自在，稱為涅槃。《雜含》（卷一〇・二七〇經）說：「無常想者，能建立無我想。聖弟子住無我想，心離我慢，順得涅槃」，這是依三法印而漸入涅槃的明證。

〔二〕然而真得無我智的，真能體證涅槃的，**從無我智證空寂中，必然通達到三法印不外乎同一法性的內容。**〔1〕〔A〕由於本性空，所以隨緣生滅而現為無常相。如實有不空，那生的即不能滅，滅的即不能生，沒有變異可說，即不成其為無常了。〔B〕所以延續的生滅無常相，**如從法性說，無常即無有常性**，即事相所以有變異可能的理則。〔2〕〔A〕彼此相依相成，一切是眾緣和合的假有，沒有自存體。〔B〕所以**從法性說，無我即無有我性，**無我性，所以現象是這樣的相互依存。〔3〕這樣，相續的、和合的有情生死，如得無我智，即解脫而證得涅槃。涅槃的不生不滅，〔A〕從事相上說，依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的消散過程而成立。〔B〕**約法性說，這即是諸法本性，本來如此，一一法本自涅槃。**涅槃無生性，所以能實現涅槃寂滅。

無常性、無我性、無生性，即是同一空性。會得佛法宗旨，三法印即三解脫門，觸處能直入佛陀的正覺。由於**三法印即同一空性的義相**，所以真理並無二致。否則，執無我，執無常，墮於斷滅中，這那裡可稱為法印呢！

…〔下略〕…

七、 不離世間而出世間——「生死與涅槃的實際」無差別

【1/7】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14：

般若有二類：**一、拙慧：**這是**偏於事相的分析，**這是雜染的，這是清淨的；這是應滅除的，這是應證得的；**要破除妄染，才能證得真淨。**這如冶金的，要煉去渣滓，方能得純淨的黃金。**二、巧慧：**這是**從一切法本性中去融觀一切，**觀煩惱業苦當體即空，直顯諸法實相，實無少法可破，也別無少法可得，一切「不壞不失」。如有神通的，點石可以成金。又如求水，拙慧者非鑿開冰層，從冰下去求水不可；而巧慧者知道冰即是水，一經般若烈火，冰都是水了。所以，**巧慧者的深觀，法法都性空本淨，法法不生不滅如涅槃，法法即實相，從沒有減什麼增什麼。**這不增不減、不失不壞慧，即金剛般若。

【2/7】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179 ~ p.181：

己一 融相即性觀——加行

舍利子！**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**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

…〔中略〕…

佛法作如是說，有其特殊意義。〔一〕印度的一分學者，以為**涅槃與生死，煩惱與菩提，是不相同的兩回事，離了生死才能證得涅槃，離了煩惱才能獲得菩提。**生死和煩惱是世間雜染法，涅槃、菩提是出世清淨法，染淨不同，何得相即？這種見地，是從他們的宗教體驗而得來。…〔中略〕…一分學者**依佛所說去持戒修定淨除煩惱，體驗得「超越」現象的，以此為涅槃。於是，以為世間和涅槃，是不同性質的。**在修行的時候，對於世間法，也總是遠離它，放身山林中去，不肯入世作度生的事業。這種偏於自了的超越境，是不究竟的，所以被斥為沈空滯寂者。

〔二〕**真正的涅槃空寂，是要在宇宙萬有中，不離宇宙萬有而即是宇宙萬有的。**因此，修行也不同，即於世間利生事業中去體驗真理，淨化自己。古德說：『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』。覺悟即在世間法而了達出世法，由此大乘能入世度生，悲智雙運。有所得的小乘，體驗到偏於「超越」的，於是必然地走入厭離世間的道路。**龍樹菩薩在《智論》裡，講到『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』時，即以《中論》生死涅槃無別去解說。**大乘的體驗，不妨說是「內在」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
【3/7】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195 ~ p.197：

就現實「五蘊」而體證「空相」中，**表現為大乘菩薩的，不只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而是從「色即是空」，「空即是色」去證入的。**「色即是空」與「空即是色」，**在修持上是觀法，是趣入「空相」的方便。在說明上，這是與二乘的差別所在。**這是事實，是佛教界的事實。

〔一〕被稱為小乘的聖者，**觀「五蘊」而證入「空寂」，意境是「超越」的，是超越於生死的。因而自然的傾向於離五蘊而入空，離世間而證涅槃。**〔1〕從而作體系的理論說明，那就**生死與涅槃各別**，形成兩項不同的內容。〔2〕基於這種意解，而形成聖者們的風格，不免離世心切，而流露出「遺世獨存」、「出淤泥而不染」的精神。這在佛教中，可說是聖之清者了！

〔二〕而另一分證入的聖者，覺得迷悟雖不可同日而語，而迷者現前的五蘊，聖者現證的空相，決不是對立物。**觀五蘊而證入空相，空相是不離五蘊，而可說就是五蘊的；就是**

五蘊的實相，五蘊的本性。如明眼人所見的明淨虛空一樣，與病眼所見的，決不是對立物，而實是病眼所見的，那個空花亂墜的虛空的真相。**沒有離五蘊的空，也就沒有離空的五蘊了。**這一類聖者，就是被稱菩薩的。**依蘊而契入空相，意境是「內在」的。真理是不離一切而存在。**基於這一特質，自然傾向於**即俗而真**。〔1〕由此而發為理論的說明，那就**「世間即涅槃」，「生死即解脫」，「色即是空」，「無明實性即菩提」**了。〔2〕基於這種特質，而表現為菩薩的風格，那就**「即世而出世」；「不離世間而同入法界」；「不著生死，不住涅槃」；「不離世間」，「不捨眾生」**，而流露出「涅而不緇」的精神了！

【4/7】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8 ~ p.10：

有人說：緣起是佛教的核心，我們說明他就可以了，何必要大談其空呢？這太把緣起看簡單了！

《阿含經》說：「十二緣起，甚深甚深，難見難了，難可通達」；而「緣起之寂滅性，更難了知，更難通達」！要知道，**生死的流轉，涅槃的還滅，都是依緣起的世間而開顯的。**〔1〕從**緣起的生滅**方面，說明世間集。「此有故彼有」，「此生故彼生」，生死相續的因果，不外惑業苦的鉤鎖連環。生生不已的存在，是雜染的流轉。〔2〕從**緣起的寂滅**方面，說明世間滅。「此無故彼無」，「此滅故彼滅」，生死狂流的寂然不生，體現了緣起的寂滅性，是清淨的還滅。可以說：**因為緣起，所以有生死；也就因為緣起，所以能解脫。緣起是此有故彼有，也就此無故彼無。緣起，扼要而根本的啟示了這兩面。**

一般聲聞學者，把生滅的有為，寂滅的無為，看成隔別的；所以也就把有為與無為（主要是擇滅無為），生死與涅槃，世間與出世間，看成兩截。不知有為即無為，世間即出世間，生死即涅槃。所以**體悟緣起的自性，本來是空寂的，從一切法的本性空中，體悟世間的空寂，涅槃的空寂。這世間與涅槃的實際，「無毫釐差別」。《般若經》的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**

緣起的自性空，是一切法本來如是的，名為本性空。一切法是本性空寂的，因眾生的無始顛倒，成生死的戲論。戲論息了，得證涅槃的寂滅，其實是還他個本來如此。緣起自性空，所以說緣起的實性是空的，性空的妄相是緣起的。

如果不談空，怎能開顯緣起的真相，怎能從生滅與寂滅的無礙中，實現涅槃的寂滅？本論開顯八不的緣起，所以建立世俗諦中唯假名，勝義諦中畢竟空。因此，**龍樹學可以稱為性空唯名論。**

【5/7】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183 ~ p.184：

一分學者不能得如實中正的體驗，於現象與空性，生死與涅槃相礙，成為厭離世間的沈空滯寂者。解除此項錯誤，必須了達空有相即——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，成為入世度生的悲智雙運。**但如滯留於此，不能親證空性，戲論於『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』，即偏於內在的，即每每會落入泛神、理神的窠臼，甚至圓融成執，弄到善惡不分，是非不辨。**

不知《華嚴經》說：『有相無相無差別，至於究竟終無相』；《中論》說：『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；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，是故一切法，無不

是空者』。**無不從有空相即的相待，而到達畢竟空寂的絕待的。所以本經在說不異、即是以後，接著說「是諸法空相……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」。**

【6/7】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183 ~ p.185：

〔1〕大乘理論的特點，是**「世間不異出世間」;「生死即涅槃」;「色（受想行識）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。從一切法本性空寂的深觀來看一切，於是乎世間與出世間的對立被銷融了：**可以依世間而向出世，出世（解脫）了也不離世間。〔2〕從理論而表顯於修行，以佛菩薩所行為軌範，布施被看作首要的道品（六度之首）；慈悲為菩薩道的必備內容，沒有慈悲，就不成其為菩薩了。

如果我所理解的，與實際不太遠的話，那麼大乘入世佛教的開展，**「空」為最根本的原理，悲是最根本的動機。**中觀也好，瑜伽也好，印度論師所表彰的大乘，解說雖多少不同，而原則一致。

從**「空」**來說，如《瑜伽・真實義品》所說：「空勝解」（對於空的正確而深刻的理解）是菩薩向佛道的要行。**生死性空，涅槃性空，在空性平等的基點上（無住涅槃），才能深知生死是無常是苦，而不急急的厭離他；涅槃是常是樂，是最理想的，卻不急急的趣入他。**

把生死涅槃看實在了，不能不厭生死，不能不急求涅槃。急急的厭生死，求涅槃，那就不期而然的，要落入小乘行徑了！

在「空勝解」中，法法平等，法法緣起——身心、自他、依正都是相依相待的存在。於是悲心內發，不忍眾生苦，不忍聖教衰而行菩薩道。在菩薩道中，慈悲益物不是無用，反而是完成佛道的心髓。為眾生而學，為眾生而證。一切福慧功德，回向法界，回向眾生。一切不屬於自己，以眾生的利益為利益。**沒有慈悲，就沒有菩薩，沒有佛道，而達於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」的結論。**

本於這種理論而見之於實行，主要的如《般若經》所說，時時警策自己：「今是學時，非是證時」。因為從無我而來的空慧，如沒有悲願功德，急求修證，儘管自以為菩薩，自以為佛，也不免如折翅（有空慧的證悟，沒有悲願的助成）的鳥，落地而死（對大乘說，小乘是死了）。**所以菩薩發心，以空勝解成大慧，以福德成大悲。一定要悲願深徹骨髓，然後證空而不會墮落小乘。**

總之，大乘的入世的佛法，最初所表達的要點是：**不異世間而出世，慈悲為成佛的主行，不求急證，由此而圓成的才是真解脫。**

【7/7】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105 ~ p.106：

或者認為**非迫切的厭離（無常苦）自己的生死，它絕不能認識他人的苦痛，發大悲心去利人。他們的意見，非「從無常門入」不可，這是非常錯誤的。**

他如果願意一讀『諸法無行經』，就知道行徑的各別了。**「從空而入」的依人乘而進趣佛乘，不是貪戀世間，在性空的正見中，才能觀生死無常而不致退失呀！**